

La Musica del Silenzio

静默的音乐

安德烈·波切利自传

N D R E A B O C E L L I

意大利】安德烈·波切利 著

淑芬 译

译林出版社

La Musica del Silenzio

静默的音乐

安德烈·波切利自传

A N D R E A B O C E L L I

〔意大利〕安德烈·波切利著

郑淑芬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静默的音乐：安德烈·波切利自传 / (意) 波切利著；
郑淑芬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12

ISBN 978-7-5447-5166-7

I . ①静… II . ①波… ②郑… III . ①波切利， A . -自传
IV . ①K835.46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278965号

书 名 静默的音乐：安德烈·波切利自传
作 者 [意大利] 安德烈·波切利
译 者 郑淑芬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段颖龙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印 张 19.75
字 数 203千字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166-7
定 价 3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1

写作，是我在青年时代，曾经投注许多愉悦时光的活动。但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一想到要再提起笔来，重拾写作这件事，我就感觉有一点隐约但又不容否认的困窘。

我的困窘，主要来自于我缺乏任何正当的理由或借口，来做这么一件辛苦的事。年轻时我的写作几乎完全局限在学校作业上，虽然偶尔我也会写信给远方的朋友，写写小诗，或沉迷于青春少年会追求的其他类似活动中。

我现在的想法——如果这也足以作为我这个年纪的男人突然提起笔来的借口——仅仅只是想利用一点空闲时间，逃离闲逸懒散的危险，诉说一个简单的人生故事。

我承认，我最担心的事，并不是可怜的读者看了这些胡乱拼凑的内容，可能很快就会打哈欠。他可以随时把书放下，从此不再回顾。我担心的，其实是我感觉在我写作时，随时有两只眼睛在旁边观察我，阅读着我的思绪。那双眼睛属于一位老人，慈祥的面容带着了然于心的表情，还有一抹若有所知的微笑，仿佛在暗示他太熟悉人间喜剧了，以至于总是

有点懒洋洋，有点事不关己地笑看人世变迁。从这种人的脸上不可能读出他的心情，因为他的热情已经被无情的时间流逝浇熄了，被他的知性力量钳制了。可是这张平静的脸，或许被思想的火花点亮着，似乎时刻严格地批判着我。在那样严厉的目光下，我感觉可笑、害怕，也明白我没有能力做任何事，尽管没多久之前，我还意气风发、狂妄自大，就像那些年轻学生，只在学校里学到一点哲学概念的皮毛，就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守护者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似乎察觉老人的脸上飘过一抹讥讽的神色。于是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他对我，不像他对别人那样宽容？为什么他对我要这么严格？

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读者已经猜到这位永远不停发出质问的慈祥老者的身份，也知道他毫不留情的凝视永远在那里，永远监督着我，在每一分每一秒，在我每一个行动或决定的源头里。

2

此刻我正待在我的其中一间斗室里：三米见方的房间，有两张小扶手椅，一只脸盆，一面镜子，一张小桌子，还有一个固定式的衣橱。整个空间唯一的光线来源，就是一扇面向街上的小窗户。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必须在这里待到晚上。等一下会有人来叫我去排练，之后是化妆；他们会拿水、咖啡等通常会需要的东西来给我。所以，为了消磨时间，我开始写下这个故事。电脑开着，现在我需要的只是一个主题。

我感觉我需要跟这个任务保持一点距离，可是很难办到。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在记忆里，在怀旧的感觉里，在对远方的人和事物的感情里，努力搜寻着。突然，一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来到我的思绪中。他很瘦，像多了肌肉的耙，微微外曲的双腿上到处都是伤口和淤青。他有着漆黑的头发，普通长相，一抹大胆而自以为聪明的表情，多多少少会惹人喜欢，就看你怎么想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会跟你聊聊他，因为我很了解他，我可以放心大胆地针对他的人生、他的想法、他最重要的决定发表意见，甚至批评，而且我还有后见之明

撑腰，能够从容不迫地这么做。

我想我大可以放心地说，他是个平凡的男孩子，虽然他因为某种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原因，拥有一个有点不寻常的人生，让他确实跟常人有些不一样。因此，我说他是平凡人，是指他拥有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；而且除了有一个十分严重的身体缺陷之外，他也真的很平凡。至于那个身体缺陷，我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有必要稍微提一下。这一点我等一下会提到，但是我要先给这个故事的主角起一个名字。

既然每个名字都一样好，那我就姑且叫他阿摩司吧。这是一个我无限感激的恩人大名，我现在拥有的微薄知识，都要感谢这个人。我一直在学习他面对人生的态度，用那样的态度来修正我自己的态度，也有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功。阿摩司是一个小先知，也许这也是我喜欢这个名字的另一个原因，此外，也似乎很适合一个——正如我即将解释的——直到十二岁都只拥有有限的视力、到了十二岁又不幸完全失明的男孩子。当时他大概痛快地哭了一个钟头左右，彻底释放他的害怕与沮丧。之后，我可以这么说，阿摩司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，他这种态度也帮助他的朋友和亲人跟他一样忘掉这个不幸。关于这件事，需要说的就是这些了。

相反的，要形容阿摩司的个性，那就必须尽可能详尽，好让读者自行判断，他的个性是否影响了他的命运，如果是，影响的程度又是如何。

他母亲经常不厌其烦地向人描述，她这个活泼又冲动的长子有多难带。“只要一下子不注意，他就又有花招了！”她说，“他喜欢冒险，也喜欢危险的感觉。有一天我去找他，他

没在那里。我喊他，他也没回应。我到处找，结果发现他站在我房间窗户外面的窗台上。我们家在二楼，他当时还不满五岁呢。不过，为了让你了解我的辛苦，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。”于是，她就继续以她那托斯卡纳口音，伴随着夸张的手势和激动的情绪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有一天早上，我正牵着阿摩司的手，走在都灵市中心一条大马路上，要找电车站。我看到第一个站牌就停下来，一时被旁边的橱窗吸引了，就分心去看，等我回过神来，我感觉我的血液瞬间冻结了。我的孩子不见了。我焦急地到处找……可是他完全不见人影。我大喊，也没听到回应！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要往上看，可是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了……反正，你相信吗？他就在那里。他已经爬上电车站牌的杆子顶端去了……”

“且慢！还不只这样呢！”她打断对方的惊呼，继续说下去，“他从小就爱吃东西，所以我老是得拿着他的碗，追着他跑，只为了塞一汤匙的食物进他口里……牵引机啦，工人的机车啦……他哪里都能去！”

如果对方对她述说的故事表现出足够的兴趣，阿摩司的母亲艾蒂就会喜形于色，继续不厌其烦地用更精彩的细节来装点她的独白，虽然这些细节通常是真的，但也免不了因为她喜欢夸张和自相矛盾的个性，而有少数的例外，而且不见得符合言简意赅的原则。

我特别记得一个老太太，在听到阿摩司的母亲叙述儿子遇到的问题时，那种震惊和诚挚的情感。“他当时只有几个月大，”阿摩司的母亲加重语气说，“我们发现他的眼睛痛得很严重。他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……没多久我们就听到了坏消

息。医生诊断他患有先天性的双侧性青光眼，这种病最终将会导致他完全失明。我们立刻到处求医，从专科医生看到另类治疗师。我可以大方承认，我们甚至试过那条路，我一点也不觉得丢脸。这场严峻的考验最后让我们去到都灵，找上葛兰嘉教授，他是该领域的佼佼者。我们在都灵的医院待了好几个星期，小阿摩司要动好几次手术，看能不能至少保住一点残存的视力。我们抵达医院时，除了因为路程遥远而疲惫不堪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怜的孩子饱受不公的命运折磨，对此我们却无能为力，不确定的未来实在是让我们既震惊又害怕……我先生隔天早晨会先离开，我留在医院陪阿摩司。教授很体贴，他给了我们一间双人房，我很快就认识了那里的医生和护士（后来几年，阿摩司越来越胡闹，这一点就非常有用了）。他们甚至准许我在病房里放一台小脚踏车，好让他能发泄一点精力。”

那个正听她诉说的长者显然大受震撼，突然心烦意乱地打断她的话，惊呼：“你无法想象我有多替你感到难过！原谅我的好奇心，但是那个孩子因为眼疾而受了很久的苦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，你都不知道……我们实在没办法安抚他！不过有一天早上，经过一整个晚上的折腾都无法放松后，小家伙突然不哭了。真是很难形容我那时候的感觉，我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无尽的感激，但又不特定要感谢哪一个人。那种感觉，仿佛是在强风暴雨之中，意外得到了宁静幸福的片刻……我试着找出他突然安静下来的原因，同时又热切希望确实有个原因，这样我以后就能好好利用了。我观察、回想，搜肠刮肚，可是得不出任何结论。突然，我发现阿摩司侧躺在床上，

一双小手压在墙壁上。没过多久——我不记得是多久了——我注意到病房里有一种我先前没发现的安静，然后，就在这时候……阿摩司又哭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事情刚刚发生，然后又停止了？难道是突然的安静，让我儿子不安了？我又急了起来，可是没多久，阿摩司又冷静下来了。他把手压在墙壁上，就跟刚刚一样。在那种无法形容的张力中，我仔细倾听，终于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旋律。我靠过去，更专心去听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，也许是古典乐，或是……叫什么呢？……室内乐……我真的不太清楚，那是我不了解的东西……不过我真的很想相信，是这种音乐让我的孩子获得了平静。那是一份小小的希望，让我的心充满了喜悦，跟我的痛苦一样深刻的喜悦，或许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这么强烈的喜悦。也许只有以如此深刻的痛苦为代价，才能感受到那样的喜悦吧。我想我当时应该是立刻冲到隔壁去敲门，一个外国口音的男子开门让我进去。我鼓起勇气，轻手轻脚走进去，发现一个病人坐在床上，靠在，不，或许应该说是倒在两个枕头间，让枕头来支撑他那两只强壮的肩膀。我还记得他那健壮的手臂，还有一双属于劳动者的手；我记得看到一张友善的笑脸，双眼缠着绷带。原来他是一名俄国劳工，最近因为工厂意外而失明。一台小小的留声机就足以让他开心了。我记得我的喉咙涌起一股硬块，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……

“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力气克服激动的情绪，不过我确实记得，我跟他聊了很久。我跟那位好心人谈到我们家最近发生的事，请他允许我偶尔带儿子到他房间来。他立刻表示欢

迎，很高兴自己能够帮上忙，那种极度乐意互助合作的精神，既单纯又伟大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！那个人对意大利语的了解仅限于只字片语，我不知道他确实听懂了多少，可是他了解他能够帮上忙，也对我表达了他的善意。”艾蒂就用这种方式，描述她是如何发现儿子对音乐的热忱。

3

我经常有一股无法控制的欲望，想要给音乐下一个新的定义，至少对这项高贵的艺术，有点不同的说法。因为它给了我无数欢乐的时光，也给了我不少痛苦焦虑的时光。

晚上睡不着时，为了理清杂乱的思绪，我经常会陷入扭曲的反思中，这是好几天工作过度的结果。我思索。我坚持而努力地思索，有时候唯一的结果，就是想到睡着，可是从哲学或艺术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思索的时光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有创意或者重要的成果。音乐，就算没有我给它下的定义，在前人留下的思想文字中，就已经够丰富了。于是，我用这本练习簿单薄的书页当做出口，随意倾吐天底下最琐碎荒谬的念头，一些早就被说过上千次的话。“对我来说，音乐是一种基本需求，就像爱一样；最重要的是，它是我的命运，跟时间的流逝一样不可避免。”

我在阿摩司的一本简短日记中找到这句话。这本日记里有阿摩司小时候偶尔写就的小诗，还有一些随手记录的奇思怪想，我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就是其一。我之所以引用这句

话，是为了引出我接下来要跟各位说的事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往往是这种在心烦意乱中不由自主随意写下的一点也不重要的想法，最能展现一个人的个性，也最能透露出作者内心真正想法。

阿摩司的母亲描述她如何发现儿子对音乐的喜爱，这段话触动了亲人们的灵感，各式各样跟音乐有关的礼物如潮水般涌来。阿摩司收到许多可以产生简单曲调的玩具和音乐盒，最后还有一台美妙的留声机，连同他的第一张唱片。那是一张黑胶唱片，里面的歌他还算喜欢，也足以引起他的好奇心，但并没有点燃他对音乐的热情。

有一天，阿摩司的一位年长的姨公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，述说刚刚辞世的世界知名男高音吉利（Beniamino Gigli）的人生与歌唱生涯。听完故事，阿摩司强烈表示他想听到这位新偶像的唱片。听了吉利的声音，阿摩司太激动了，他的姨公还必须把故事加长，甚至最后还靠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一番，以满足阿摩司兴奋而孩子气的想象。接下来要好几张这个无人能与之匹敌的男高音的唱片，才能缓和他的好奇心。之后，他又要求听其他声乐英雄的故事。

阿摩司坚持认为，他的新欢永远都是最棒的；他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，热情往往是被最新发现的偶像点燃的。

于是，斯泰方诺（Giuseppe Di Stefano）、莫纳科（Mario Del Monaco）、佩尔蒂莱（Aureliano Pertile）、塔格利亚维尼（Ferruccio Tagliavini）这些男高音的唱片，就这样开始出现在家里。后来，阿摩司的姨公又跟他提到卡鲁索（Caruso）。姨公以一贯的流利口才与热情向侄子保证，卡鲁索绝对是有

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唱家——他的声音最有力，嗓音最清晰也拉得最长——也是歌剧爱好者最尊崇的一位。于是，没多久阿摩司就拿到了卡鲁索的第一张唱片，也经历了第一次的失望。这个对录音技术发展一无所知的小男孩，发现那个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罐子底部，他一点也不喜欢那种经过当时粗糙的录音设备大幅度调整过的音色。在他看来，卡鲁索的声音完全无法跟莫纳科高贵跋扈的嗓音相提并论，也比不上吉利甜美热情、让他大为佩服的声音。

年轻的阿摩司终将会改变他对伟大的卡鲁索的看法，但那是在多年以后，经历过这本书里许多特别事件之后的事了。

一天早晨，阿摩司一个人在天井里，在车库门和通往马路的大门间走来走去，沉浸在思绪中，偶尔哼几句他所知道的咏叹调。突然，他停下脚步，不会错的，他听到的绝对是“塔塔”（这是他对欧里亚娜的昵称；欧里亚娜是他们家的帮佣，他出生时她就在场，他很黏她）的脚步声。

欧里亚娜正从外面买东西回来。她打开大门，看到阿摩司向她走来，立刻露出慈爱的笑容，跟他说她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念给他听。她刚刚帮阿摩司的父亲买了一份报纸，她在上面看到一篇阿摩司会有兴趣的报道。她把买来的东西放进屋里，又立刻拿着翻开的报纸走出来。

“你听仔细了，”说完，她就开始念报纸上的标题，每一个音节都念得清清楚楚，“弗兰科·科莱里（Franco Corelli）技惊米兰斯卡拉大剧院。”

当时阿摩司才八岁，他知道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，可是没有人跟他提过这个杰出的歌唱家，连姨公也没说过。他追

着她问：“塔塔，谁是科莱里？”欧里亚娜开始读报道内容，主要是描述《清教徒》（*Gli Ugonotti*）首演之夜，这位著名的男高音以杰出的表现技惊四座，展现强而有力的嗓音——是真正的“bronzo”——层次分明的和声，最重要的是，以绝妙的高音让全场观众如痴如醉。记者形容整个剧院爆出如雷的掌声，其间混合着几乎歇斯底里的吼叫与不断希望安可的要求。

欧里亚娜念完报道，手里拿着报纸，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。在阿摩司看来，她仿佛沉浸在自己的秘密思绪里，不过这时他看到她合上报纸，朝他这里靠过来。他听到她的呢喃：“而且他真的好帅哦！”接着又加了一句：“你一定要叫他们帮你找一张他的唱片来，我也好想听到他的声音……”

于是几天后，第一张科莱里的唱片出现在阿摩司家里。是欧里亚娜亲自去找来给他的，而且她还展现了不寻常的兴趣，急着想知道阿摩司的意见。

阿摩司立刻跑到老旧的唱机前，打开电源，让唱盘开始转动，然后把带着唱针的旋臂移到外围，再小心翼翼地将唱针放在刚刚拿到的四十五转唱片上；先是管弦乐团的序曲，带出翁贝托·焦尔达诺^①（Umberto Giordano）所写的《安德烈·谢尼尔》^②（*Andrea Chénier*）中的宣叙调^③《Improvviso》^④，终于，一个代表谢尼尔的声音插入空当，以清唱的方式传送

① 或译乔达诺。

② 或译舍尼埃。

③ 原文 *recitative* 是宣叙调，但这首歌应该是咏叹调。

④ 查不到歌名，字面意思是“突然”。

给听众。“Colpito qui m’ avete”（你触动了我）的歌词以一种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声音，传入阿摩司的耳里。那是一种极为洪亮的声音，充满感情，又蕴含了难以言喻的痛苦，直接撼动人心。那歌声饱满、奔放、自然，有时甜美，有时狂暴，但一律充满威严、掌控全场。《Improvviso》是首很美的曲子，可是演唱者要能真正认同谢尼尔这样的角色——这个诗人的故事发生在纷扰不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——唱腔必须优雅，但同时又必须果断、具有说服力。

诗人谢尼尔以大爱的角度来看待爱情，而科莱里在那张唱片里，似乎把爱的主题，应用到他擅长的技艺上，也就是歌唱艺术；那是一种能够令人神魂颠倒的艺术，甚至能感动已经因现实人生折磨而变得冷硬的灵魂。

欧里亚娜和阿摩司听得几乎入神了。他们被一种全新的情绪折服，小男孩看到他的保姆闭上眼睛，听男高音以最温柔的嗓音唱出以下诗句：“Oh, giovinetta bella d'un poeta, non disprezzate il detto, udite, non conoscete amor? Amor!”（啊，美丽的少女！／诗人的话不妨一听／你还不了解爱／爱是神圣的礼物，别不屑一顾／难道你们不认得是爱吗？爱！）最后一个字是炙热的呐喊，是声嘶力竭的呼呼，是力与美的结合，让他们屏气凝神，赞叹不已。

一直到今天，阿摩司还喜欢描述那一刻。那一刻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，他总是说得十分激昂，让人毫不怀疑他的诚挚。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欧里亚娜的激动。或许，借由倾听那个声音，她收到了梦与希望的礼物；她找到了一种动力，一种新的能量，让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更轻松容易。让她卑微

生命里的一切，变得更容易忍受。她的生命或许曾经充满梦想，但一直没什么刺激。也许在那一刻，欧里亚娜感觉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，因为居然有一种声音，能展现如此的奇迹，也许她在听到“*del mondo, anima e vita è l'Amore*”（爱是世界的生命与灵魂）这句歌词时，她的灵魂得到了滋养，也因此丰富高贵了起来。